

程

江辰六文集

貴陽

貴陽

江閩辰六氏著

江源逢其氏

江源逢其氏

弟

江澄梁雪氏

江湘文江氏同校

江湘文江氏同校

卷四目次

序

送鞠侍御之河東序

暇耕堂詩序

燕京道上詩序

送汪子之穎榆序

初蓉詞序

卷四萍吟序

徐善長古聲集序

計逋客詩集序

新城王先生徵詩序

澹峙軒詩序

山房六龍石樓北游草題辭

友聲集序

湘山詩序

過庭錄序

觀風湖南試卷序

引

爲家嚴七十徵詩文引

未嘗送鞠侍御之河東序

今天子之十有五年秋八月廣東道監察御史加一

級鞠公奉簡命巡視河東鹽政九月出都之任所

朝士大夫多徵歌載酒郊餞予力不能與乃以知己

之感乘蹇驢亦送于郊僅能長揖以別公獨執手纒

纒至再爲予留滯京師不得與俱微邑邑予揣力所

可辨別以旨公曰何言乎余日今國家征伐四出

軍行張從日計贏絀管管子以山海富齊漢事鹽鐵

今時與古異鐵入正供鼓鑄之利細已甚故田賦外

江蘇六文集 卷四
可利濟軍儲者唯鹽政與權稅耳乃鹽政三倍于權
所關綦重河東地轄秦韓趙魏數千里秦且用武仰
給河東尤切公朝廷知非公不可以是委公公其相
時若地求所以不病于下以不病于上舉國與商民
皆便公之道得矣憶往者公令隆安辭家將萬里南
過嶺表出崑崙關盡鬱林之境漸與峒蠻交趾接土
瘠民窮且悍風土與內地亦異宜公乃布衣蔬食身
任勞苦六年邑大治因奉 內召爲隆安數百年所
未有事也及擢侍御三載間疏十九上咸稱 旨大

抵不外籌邊用人恤士詳刑弭盜河漕諸大政凡瑣
屑之言不入告廬陵謂天下得失生民利害社稷大
計惟宰相可行諫官可言故士仕于朝不得爲宰相
必爲諫官公固無媿夫以窮荒下邑治無難事殿廷
建白又彰彰若此是任也出緒餘理之知必勝任愉
快宋河東闕漕使呂許公因辛郇公之言招至文潞
公文退許公歎曰此人何所在用不可遂自殿中侍
御史差委不十年出將入相人謂呂辛二公知人公
拜命或舉此以况公獨以封太孺人母張太夫人家

居歷宦逾遠公弟暨諸子雖繞邇其懷終未釋余聞
劉元城之母日諫官天子諍臣汝居此地當以身報
主今旣以風采重臣出總財賦雖國用不可須臾緩
而于其間能寬一分則商與民受一分之賜而國用
所自出亦留餘地一分所以慰太夫人者何地非是
予之爲公送別意唯此公瞿然曰吾將三復乎斯言

暇耕堂詩序

丙辰十月旣望寓長安僧舍一夕寒不成寐明日起
視密雪封庭除晶潔可愛第嘆階前竹樹無剩葉草
無剩甲花非移入溫室護以人力亦無剩豔回憶江
南十月雪不概見諸竹樹未盡脫落草未盡枯花未
盡絕時而雪花嘗雜見雪中予從父兄偕諸弟任每
隨在以醉爲限今則何堪獨坐敗窻下簌簌刺肌膚
爲風雪相欺侮偶探几上得暇耕堂詩一卷因毘陵
許子慎哉游草也展卷間知所歷城郭川原村落臺

榭郵亭皆有詩詩壯麗雖他人極易寒儉者許子無
寒儉色殆如冬日竹樹處衆脫落而獨榮草當衆枯
而獨秀花值衆芳垂絕而獨盛幾疑身去江南未遠
也及覽感懷諸什反覆于母子妻孥知許子久于外
困于時窮于遇衷亦良苦又如冬之日竹樹宜無剩
葉草宜無剩甲花宜無剩豔天地之大九州之遠是
地皆然視管子與父兄弟姪聚首江南時更疑爲天
以外事也乃猶是許子之詩自其悲感者觀之如雪
益深氣益寒百顛蕭瑟自其游冶宴會者觀之如不
火而溫不飲而醉不擇境而歡悅許子固難量哉嘗
讀古人詩至六朝唐人詩至天寶後不無騷雅浸失
之慨則力挽頽波端有賴于許子矣尙其識之

文淵閣下對陳思微休...
燕京道上詩敘
予十四年之間去來京師從陸者十從水者一嘗過
鄒城問官祠入謁孔子於諸葛城弔武侯泊平原舊
封得詢當年遺事登任城酒樓挈尊酒劇飲飲訖詩
亦成起書李供奉賀秘書坐壁經南池月下讀杜拾
遺詩惟聊城挂劍臺登不果因嘆此數地者與天地
俱來雖未得河岳等重同與國家封禪祭告乃亦得
以傳傳待其人明矣然惟武侯為故里餘則不生其
地地亦傳夫亦知士君子所歷非偶也士君子之傳

燕京道上詩敘

予十四年之間去來京師從陸者十從水者一嘗過
鄒城問官祠入謁孔子於諸葛城弔武侯泊平原舊
封得詢當年遺事登任城酒樓挈尊酒劇飲飲訖詩
亦成起書李供奉賀秘書坐壁經南池月下讀杜拾
遺詩惟聊城挂劍臺登不果因嘆此數地者與天地
俱來雖未得河岳等重同與國家封禪祭告乃亦得
以傳傳待其人明矣然惟武侯為故里餘則不生其
地地亦傳夫亦知士君子所歷非偶也士君子之傳

有可必不可必焉况其不盡可傳况其無意於傳者
乎程子兼三厄於遇負才未試歲乙卯同黃太常入
都出入途次至則有詩詩成帙明年再入都質於予
予日人不皆孔子武侯若供奉拾遺人可至也吾子
不汲汲於勢位而重交尙氣義尤所難能以視仲連
季子諸人何多讓焉他日者舟車所及亦或因予以
傳夫愈信士君子所歷非偶也程子起而謝遂書以
贈

送汪子之顛榆敘

同學汪子舟次初授顛榆教諭之任予既作詩送之
未盡也顛榆隸今淮安淮之人淳實尙義有儒者風
其最著者臧洪陳容徐積孫傳陸秀夫杜祐以忠孝
聞若經術則孟卿嚴彭祖包愉愉弟愷氣節文章則
嚴延年王譔王資深枚乘父子陳琳張耒之數君子
者淮產也皆能自振拔以傳於世而非有假于師資
濯磨鼓勵而後及此然不假師資而能自振拔如數
君子者何可多得倘得人而濯磨鼓勵之淮之人卽

不盡傳當不使數君子獨傳可知也當更進數君子于道可知也攷顛榆古鬱洲地近魯益近齊齊太公之治國也賢賢而尚功視魯伯禽之賢賢親親有間矣迄今過齊魯之墟二國之教澤猶未盡漸滅有能使鬱洲之俗一變再變焉是在後之君子或曰此良有司事也孰知民之情僞從乎士士之習尚賴乎師此學校所由設責綦重矣汪子勉乎哉吾且以才如汪子尙益自振拔求如數君子而復漸進於道以期卓然可傳於世又豈獨濯磨之鼓勵之使有可傳者望之人已乎世沾沾以一官美汪子者皆未知汪子者也于其行書以遺之

公北卽遷觀察移省會彭子亦去今年四月北渡江
艤舟過訪適新例疊聞世人每相慶以爲功名時會
彭子遇但言詩及閱近稿視往者氣加厚殆醇而肆
之候乎彭子向不言詞今示初蓉詞且成集別後著
述何富乃爾其青溪遺事四繡圖秋思諸調絕侶淮
海漱玉如長歌當哭戴天放真州來章侯席上則集
睂山稼軒之成矣夫彭子謹慤若彼而詞固斌媚跌
宕若此疑不類其爲人唐之宋廣平素剛毅而梅花
一賦艷絕彭子有焉吾知之矣唯其視天下榮膺利

欲不足動搖其志故得沉綿于詩而詩學日深沉綿
於詞而詞學遂極量聞之徐偉長篤行體道不耽世
榮卒以文顯蘓明允曾舉進士又舉茂才異等不遇
益閉戶讀書人卒傳職是故也嗟乎往來聚散歲月
幾經易矣而彭子交如一日吾又愛其能久焉其詞
也吾亦知其可久也彭子傳矣

此言亦映其面入也之干轉矣

楚辭長矣而漢子

益聞以詩一音人

榮卒以文

林臨而

於不

夫蕙萍吟序夫蕙萍之有於詩久矣其意也平

常讀離騷疑其於江離辟芷留遺揭車杜蘅蕙蔭申

椒菌桂蘼蕪薜荔錯見乎詞雖不甚解大抵以才人

志士所遭不偶而寓言之猶然三百篇與比之遺離

騷間及於蘋獨不及萍萍之踪跡瑣細靡定或非君

子之所取也楊生某工於詩久而成集命之日萍吟

其意何居生少而孤長善貧不遑將母殆師曠所謂

葶蔕苦草也則以葶蔕命其篇也宜學既淹洽每出

游書卷不去手殆所謂不其城東書帶草也則以書帶

命其篇也亦宜吾兼喜其情致澹定不汲汲利祿是亦李輔國家迎涼草也則卽以迎涼命其篇誰日不宜時發妙緒聞者忘倦草有醒醉却睡者庶幾彷彿若夫事機至前見解不移於友朋勸勉每以利益羣生爲念則又符禹之草能不惑月支之草能活人也名不於此而於彼意果何居少陵之詩日作客信乾坤萍之謂與又曰乾坤水上萍其見及此謂天下盈虛聚散亦何常之有是宜君子之有取於萍而以名夫詩也亦猶夫離騷之有取於江蘼之屬之意也乎乃若其詩固世所共見無煩更述之矣

十姓徐善長古聲集叙

吾今而知學問之無止境不日進卽退善學者受之以虛乃見其進未見其退庶可漸幾于微也不觀夫天與月乎天唯太虛故能成高大月唯清虛故允無不被唯室亦然故虛則生白不夏觀諸往哲乎孔門顏子得力于實若虛程子曰心有主則虛老莊亦曰深藏若虛唯道集虛甚矣學者之心無往不貴于虛也卽一詩也唐人多盡一生之力爲之其間有傳有不傳傳矣猶有未盡當者雖在末技使非虛衷以撰

求之安必其傳傳之俾無遺憾然斯人不概見也徐
太史善長家于八帝鄉生長世胄資穎異攻苦力學
早登甲第今上廉其才拔庶常年總弱冠其于家
國遭逢亦甚盛使他人當之鮮不盛而滿者太史志
愈遠學愈勤氣愈下既改部即需次浸久其人仍自
若殆所謂受之以虛者與予始遇于其同官梅崖李
君坐上即別去越三載丙辰復上長安雖同在京門
寓舍相間半餘里聞予至借班子美斯策騎過予凡
十數過過嘗竟日子憚遠未能往報曾不以爲傲也

丁巳冬十一月再入都太史之來倍數禮數倍恭觀
諸此虛已又何若也一日持一說相正日管張燕公
手疏當時文辭諸賢自李嶠崔融薛稷宋之問而外
皆有微詞况乎蕪明允不取子雲之書子瞻不愛史
記詩若淵明知詩若少陵不合少陵詩廬陵不喜學
者于斯末所自信不幾難乎予日吾人之所學將以
濯磨假鍊其資也資各有近惡乎強弟與爲瓊林玉
笋母字太羹元酒也與爲麗色靚妝母字輕縑素練
也與爲良金美玉母字孤峯絕所壁立于似也雖然

則又必以風骨爲先若夫楊馬陶杜亦各成其一家不必徂合于人人學者欲存風骨非真有以辨之不得也彼各成一家之言非深有以養之不可也所貴于虛衷也太史日是何得我心所同乎出詩一卷凡若干皆屬論定類之日古聲集義取昌黎秋懷篇中字益不願襲時趨也其四五言古體類陶五七言近體類杜若他體亦皆有所宗益不願作無根之學也乃猶不自滿假寡陋如予且就以問津焉夫以學問若此虛衷又若此此其躋及寧易量哉因爲之序

計逋客詩集序

東漢以下瑰奇通敏之士致身顯要多從管記始最
後詔歷任有文學者克掌宋太平興國間詔有出身
者克書記無出身者克支使位亞判官推官凡皆爲
負材而有志者仕進階也宋而後大僚迄有司私相
延攬辟召遂廢而仕進之階塞嗟乎由是士限于資
格而終一身不得稍稍抒其胸次不知凡幾矣第或
君子抱道而處進無汲引退無栖逸之地庶幾藉主
賓川魚雲鳥之歡志同氣合俾生平所欲爲而未得

爲者因人以展布之亦猶行吾之志也雖然亦難矣
韓昌黎之記三州節度書記廳石有日元戎整齊軍
士統部毗鎮守邦國贊天子施教化而賓客四隣朝
聘慰薦祭祀政令升黜文辭皆出書記非兼人之才
莫宜居斯豈獨掌節度書記爲然哉凡諸王侯以及
夫守令之任軍國人民者書記等重也京日計子逋
客久困諸生已而棄之客諸侯典記室小試厥志于
畿輔內地徃徃有聲又嘗寄意名山大川遇輒登臨
士君子讀其游泰岱望匡廬泛彭蠡游金山甘露多

景樓諸什每想見其爲人唐劉蕡對策後言終驗時
令狐楚節度興元牛僧孺節度襄陽爭延幕府待以
師禮計子遭逢畧同司戶其間雖得小試大非計子
志矣昌黎書與崔羣謂足下仁者宜在上位託于幕
下不爲得所少陵詩云白頭趨幕府深覺負平生陳
后山詩云胡然落丹墨不坐致公侯計子之謂與戊
午春遇之長安邸舍乃出詩一卷將授梓請爲之序

平春... 出... 卷... 山... 不... 志... 福... 令... 景...

新城王先生徵詩序

三十年來宇內言詩古文首推濟南兩王先生以爲
 宗西樵先生既往後起者歸阮亭先生益衆今
 封奉政大夫禮部儀制司員外郎匡廬公兩先生所
 從出也是歲冬十月十有廿日公年躋七十字內士
 將各有詩因攬撫其行事之一二庶作者有所據焉
 公字欽文匡廬其別字也家世鄆那徙新城世有隱
 德三傳至穎川公麟由明經教授穎川王府四傳至
 忠勤公重允嘉靖辛丑進士仕至貴州叅議以平翬

蠻采大木勞于王事贈太僕寺少卿太僕生公大父
司徒公之垣嘉靖壬戌進士歷官戶部左侍郎贈戶
部尙書俱以太師公象乾貴累贈少師兼太子太師
兵部尙書太師公母弟方伯公諱某萬曆甲辰進士
歷官浙江右布政使方伯四子公晁後生少從父宦
游京師及梁楚吳越間所至名流樂與之游文名藉
甚顧自庚午至壬午數不得志于有司甲申公仲兄
侍御與肩殉國叔兄明經與朋先以城守殉難伯兄
文學與齡又前卒時方伯公年已八十餘山居不復

與人接易代之後含沙訓狐交伺門戶日夕虞不保
公一身力持之不以貽方伯憂乙酉舉明經慨然曰
吾豈以五斗粟易一日之養耶遂不赴廷對時天
下甫定用人多破格上之例得郡司李下亦州縣守
令厥後同舉者多至監司郡伯公殊不以骨意也侍
方伯子舍十年曲盡孝養宗黨稱之無間言方伯公
居常舉先世勤儉遺事及古人言行爲諸孫訓公復
退而反覆加詳焉教子絕不以時義程督詩歌古文
各徇其意故諸子皆自樹立爲世聞人每遇林皋清

曠輒欣然賦詩諸子或請編錄公曰吾爲懷送抱如絃之有音旣絃停音寂何庸此枝贅爲耶語載汪鉤菴說鈴諸子旣貴益爲德于鄉無倦色今春秋雖高手不釋卷舉子四長卽西樵先生壬辰進士官吏部考功員外郎次禮吉明經次子側庚戌進士候補中行評傳次卽阮亭先生乙未進士今官翰林院侍讀若夫阮亭先生之學術 聖眷禮吉子側兩君之鼓吹風雅孫魯之盛公之樂且康世多知之不具述管漢之司馬子長唐之宋清臣宋之蘓文忠文定皆能以所學雄當世垂之永久識者謂其家學有本闔小游阮亭先生之門頗得其實願與宇內共聞之而益知濟南王氏家學所由來遠也性不習諛詞故茲序以畧不以詳

以畧不以信

小映澹時軒詩序之至不幸者矣人亦然報之夫

余嘗過黔之飛雲巖馮虛洞見其靈異奇特莫可端倪徘徊久之而嘆山之有幸有不幸焉夫以九州之天子足跡幾及半每遇名山必登登必盡領其要其間幽邃者淡遠者屈曲者險怪者丹青如畫者即無甚異亦有足觀其以山得名也亦宜乃有高不滿丈廣不盈畝頽然蠢然畧無可取亦竟以山得名當亦山之至幸者矣求所謂靈異奇特如飛雲馮虛終不概見而斯二者卒不得與無甚異者爭名亦並不得

與頑然蠢然者爭名是適何故蓋斯二者遠在天末
僻處一隅文人罕至偶有至者記識以遠失傳以是
未能如都會地之易得名也使斯二者而生於都會
地其得名也當在以幸得名者之先可知也使斯二
者生於都會地其名適符其實將天下無實而得名
者皆失其名未可知也且斯二者雖遠在天末僻處
一隅猶當黔之孔道名雖未著人尙得過而憐之黔
之不近孔道靈異奇特或有過于斯二者湮沒不傳
不知凡幾當赤山之至不幸者矣於人亦然鄉之先

達若孫淮海謝芳亭丘若木楊龍友人各有集唯越
公卓凡尤刻意古人不媿一代作者然皆不務時名
寓內不周知兼以兵火頻仍遺稿散失其不至同山
之不幸湮沒幾何吾表叔山公越公子行也少負異
才博獵古今子史與里中吳大身潘士雅十數子互
爲雄長乃以貴公子迭罹喪亂繼以流離既且父子
隔絕數千百里不通音問十餘年庚子黔初定卽裹
糧徒步自楚之吳之越既至父且亾僅遺女弟二一
適人一居襁褓方無所依乃撫棺椎泣提携襁褓者

扶以歸事雖足傳然亦人之至不幸者矣乃詩文以此益進又十年始舉於鄉名且漸及天下然必待遲之又久至於此而始著在他人實幸在叔未足爲幸也使其產都會地知必盛名早歸夫以如是詩文卽不產於都會地知必不至湮沒復何疑魏文帝有言文以意爲主氣爲輔詞爲衛節孝先生有言因讀史記貨殖傳見人棄我取人取我與遂悟作文法雖俱爲文言之而詩之道不外此叔得乎此故其詩沉着不事勦襲管楊子雲學長卿作賦而弗逮故雅服焉謂其神化所至似不從人間來吾亦學叔而終弗逮故旣讀其詩從而序之還嘆息之而知幸不幸之不獨山也夫

龍石樓北游草題辭

吾友石樓翩躚入雒髣髴遊梁俗跋涉以言愁情深
一往隨江山而寄眺興足三春自許逍遙觸席命山
陰之筆常耽謳詠何園非習氏之池書畫滿船中一
任蛟龍繚繞縹緗壓驢背每看雲霧蔚興宜其太白
樓邊上除作賦卞和村裏寒食生嗟最是水面浮沉
驚喜都成文字壚頭醒醉談笑總入風騷倘遇賞音
菟圃將推獨步未逢同調吟壇自可孤行予竊嘆其
猶龍惜未窺夫全豹耳

醉讀留未窺夫全際耳

燕園探訪歸來未幾同歸今既自可外亦于樂矣其

黨喜亦知文字盡更顯藉為笑蘇入風器前既實言

對數上制非勉才味休裏寒食也聖是景木而器

丑雙讀絲絲縣縣聖認肯華武雲靈能此且其力

劉之筆常與歸宿何國共習人之善書其數

一卦與五山而寄淵與吳三春日在也

吾文亦對隔飄入蘇梁漢談樂管

請亦對非蒲草賦續

友聲集序

余自束髮以來始而負笈已而計偕已而出游名山

足跡幾半天下矣天下之大人長者暨諸菟苑之士

不我棄用是得從之游贈答之篇什日多即不必佳

辰勝地倚歌而和洵足樂也忽忽二十餘年凡所閱

升沉存沒聚散之遭可勝道哉歲壬戌之夏偶于濱

陽官舍追數當年不獨于人有升沉存沒聚散之慨

即一箋半簡隨得而隨失者不知幾何乃檢敝笥得

存投贈詩若干首詞若干闋付之梓人庶幾二十年

燕游嘉會如在今日也誰謂若管鮑山阮者不易觀
而徒如世俗之五交也耶是集也有非友而亦編入
者何也嘗觀之五典言朋友而未言師弟蓋師弟友
朋分則異而義則同也可該舉也余竊統而集之日
友聲亦日不歸如之何吾何以成不友如之何吾何
以增梓既成漫爲之序

湘山詩序

甚矣予之妄也予總角時初不知詩輒喜言詩既長
稍稍知之已而知所爲詩非詩所知終與不知等耳
邇年更覺知之之難凡生平揣摩所及總歸於妄而
止遂不復敢言此矣矧作令以來地當戎馬蹂躪之
餘諸路軍興方罷急議凱旋一孔道冲俗吏歲月忽
忽銷去尙得從事此耶竊嘗聞世之爲此者每每率
合某代某家竭力刻畫誇工炫巧不則輕薄前賢師
心自用近代若茶陵若慶陽曾未寓目騷雅何處說

起故不病于拘卽病于桎無怪乎知者不若作者之
多也同官顧子乃能于歲月忽忽銷去之場相致吟
詠入楚後亦旣哀然成集閱其古今體詩能別出手
眼獨成一家作者知者指不多屈顧子何易及哉夫
湘江爲零陵以北諸州郡共有唯湘山則益陽所獨
史記稱黃帝登熊湘湘卽此山也集以此名想其胸
次未肯落黃農後顧子何易及哉是爲序

過庭錄序

濱江南北自明季張獻忠焚掠屠戮以來兵革未斷
土著之民存者十之二三各方州流寓者十之六七
以是風俗雜而不純爭而少讓詩書骨月往往視若
仇讎其有能廉隅自好之君子落落如晨星然守土
者心竊耻之邑西之汪氏諸季乃能不爲習尙所染
出入間具藹然嫻睦之風予固知其家學有由來也
明年汪子執其庭訓一書問序時當軍供鞅掌之中
披讀一過知孝廉汪遠湄先生家法獨嚴言言關于

行檢而制舉執附之大率不外業精于勤荒于嬉惠
迪吉從逆凶之旨與昔之馬文淵柳諭蒙涑水先生
遺訓略同詩曰言念爾祖聿修厥德書曰非知之艱
行之維艱吾更爲諸子勉之諸子請投之梓人以爲
風俗勸吾又愛其能廣先生之未逮也是爲序

觀風湖南試卷序

管觀十五國之風唯楚風不入心竊疑之自楚騷繼
出得乎三百篇遺意遂開千百季風雅之宗由茲三
楚以南英才代不乏人明末寇氛爲祟虔劉剽掠視
他地較甚民生孔亟絃誦之聲幾杳然矣迨入千國
朝版圖壬寅癸卯以來人安耕鑿士樂詩書駸駸乎
見人文之盛忽嬰逆賊推殘橫經之子半竄山林殆
不復知文藝爲何物矣賴我皇上德威遐暨歲已
未湖湘之民復覩大平是歲之冬我薛公由江南

廉察奉簡命承宣茲土方是時用武滇黔師旅雲
集糗糗芻草日費不貲公運籌潭州武陵之間輓輸
數千里外卒使西南蕩平訖有成功當軍興控惚之
際公蚤念湖以南之人士驚魂甫定易荒于嬉其何
以副天子右文之治於是分題郵傳課諸生于七
府二州六十三邑比各以試卷報公于政事之餘丹
黃評次軒輊各當一時知名之士盡入彀中明季辛
酉秋闈楚南得雋者公得其半咸服公藻鑑之明不
獨吏治之精詳也時以卓異入朝對揚稱旨隨

膺內召趣裝之頃出其課士之文二千餘首屬小
子拔其尤者什棗梨俾多士之長得以各著且使知
世有子瞻不患無永叔也余小子亦復何知敢約而
收之以公海內他日者門庭桃李皆廊廟之植我
公爲國樹人之至意淡且遠也至于唯楚有材左
氏已先我而言之不煩稱說矣

凡子夫徒而官之不設歸為矣

公欲 因憐人之至意與且與此至千載焚其林式

其之以公 每內此日 幸門與此李君 似應之蘇好

其亦于觀不患無承跡也余亦不亦憂所賦效然而

其亦其亦 林棗與與之士之其其以各著且與賦

其亦其亦 其亦其亦 其亦其亦 其亦其亦 其亦其亦

五出為家嚴七十徵詩文引

寒家出自漢諫議大夫革族望濟陽考城陳留間後

居開化趙宋朝科第將百計中遷歛再歸開化天聖

時汝剛公以進士除歙州牧遂家焉公士昌公崇壽

皆名進士嗣是制科不勝紀最著者學博賢公太守

昌公學訓東望公東之公官大中丞世東公官侍御

湛然公官太守均得名太守之諸祖竹岡公即源輩

高祖也淹通蚤世方萬兩孺人同撫遺腹崇禎二年

直指何廷樞題旌建坊曾祖光祿左衛公諱應全直

政在堂

指鄭崑貞表旌孝子大父尚寶卿六水公某諱著諸
書疑問中歲歸田國初當事力薦引疾辭喜學二
王帖身後臨摹箋楮累篋諸先民宦績見史冊及天
下人物考南昌岳州貴陽沅州銅仁天柱蘄水桂林
金華諸志若鄉評則徽歙揚州儀真東臺志備載家
君青園公一字元里諱某英資博物游太學歸曾辟
舉不赴首表先光祿孝行以上聞光祿公創新安節
烈祠未竣得公續成會家廟災蹈火中捧十九世木
主出得無恙有凌汪兩鉅族世姻親忽憤爭至操戈

殺人者十餘年郡守莫可誰何借鄉士夫詣敝廬固
請爲之解比往開誠信臚利害曉之兩姓輒罷戈婚
好如故偶過績溪遇索逋人鬻人妻妻赴河舍乘騎
以償得全有宦家子婦入口爲兵執破產出之客某
除日遣力馳十里稱貸開緘知未謀而嘆曰此夕無
交而求勢迫矣質金以應越數載遭誣陷客踉蹌願
見急呼曰公如是則枉雪難定始知爲除夕貸金者
明季寇肆掠家君避于山方獨步一壯士挾長矛追
急心竊疑之壯士曰曾不記某亡命盛暑延公入室

事乎其初忌公謀中害公盡出從者解衣盤礴縱飲
 至醉彼感公不以不肖處人且告以正謀遂寢我其
 友也今多盜馳追衛公為亡友報公公何疑乎明日
 不自姓氏別間有背德者不校先曾大母病家君到
 股時家慈亦然先尚寶病家君出不肖源以股肉和
 藥未識吾母既到而進成體家君意也既而姻黨有
 許子鄭子用是以愈其父人曰江公之感孚遠矣昔
 者葬尚寶公天長近同許宜人合葬真州先後各廬
 墓暮年繼且不忍歸悲感致疾強迎入城平復更往

自署兩楹日劬勞永夜懷鳥哺孺慕終天寄白雲廬
 居輯先民疏草詩文傳志一卷曰江氏累棗行實又
 集梓先儒之言日座右格言如纂序四書說約春秋
 宗旨則先叔父鶴誠公所訂家君與討論焉叔子湘
 愛如已子既歲薦家君日而父歿而母撫汝更勉之
 聞湘子東憇采芹喜之至忘寢食若乃賑饑給楮置
 義塚贍鰥寡資厨帳善難枚數由是家竟蕭然畧不
 為愁楚狀今春赴儀邑鄉飲正賓舉不肖輩四長源
 諸生弱齡受知徐文宗緣性癖大易旋棄帖括次激

早逝次闕癸卯鄉薦近掌詹沈公以學行舉于朝
侍御諸先生亦合疏列薦次澄諸生激子世棟亦諸
生源輩日求何以不負于家訓而究未能砥行立名
以顯吾親茲戊午仲秋八月十有八日屬家君七十
伏與大人先生不憚凌雲剩技或詩歌或詞賦源輩
藉以介觴雖珠琳琅玕之贈何以加哉

江辰六文集

貴陽

江闔辰六氏著

江源逢其氏

江澄梁雪氏

江湘文江氏同校

卷五目次

跋

跋涉江詞後

跋程穆倩贈金使君詩後

跋石葉四憶詩跋

王仔園五日詩跋

跋胡孟綸徐僧廬沈允斌王魯生沈度汪璠

卷五日美斯夏宛來王元一集寄暢園詞後

跋賀孟循聞聲詩

跋周子無題詩後

落落先生傳及其贈遼州妓詩合刻跋

跋涉江詞後

吾友弘載人居夢筆之橋家在浣紗之浦曝書梅市
曾探禹后之藏洗碣蘭亭獨擅曹娥之祕却羨巴東
令則賦洵工妍不謂江左君章詞彌婉麗適游京雒
暫辭桑苧之廬偶客江都遂入芙蓉之幕維舟古渡
水調長多貫酒高城孤吟未輟况雷塘簫鼓素深鮑
照之懷月觀樓臺久繫樊川之夢宜其抽琴命操剪
燭酣歌望崑軸以濡毫嬌同芍藥過迷樓而擊鉢艷
奪瓊花方之竹屋梅溪誰爲伯仲進之黃九柳七差

是頡頏欲續貂而未能嘆猶龍之莫測觀其止矣容

何間焉聖皇時以肅容敵曰古來之出以古來之

烈之與凡賤對臺尺紫焚且之焚之焚之焚之焚之

木臨其焚其高飛其今未焚其雷其雷其雷其雷其

令服其服其工不其不其不其不其不其不其不其不

曾對其對其之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

吾文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

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

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

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

跋程穆倩贈金使君詩

劇郡難為不亞股肱之地專城重寄必資臺閣之才

維我郡伯羣空冀北秀挹江東誇濟美於譚遷珠光

在領推競爽於述道玉采當看王佐名高博洽與茂

先並駕蒼生望切經綸共文靖齊驅詩格標新筆插

珊瑚之架文情宏麗人登翡翠之樓畫鹿天中曾奏

嘉禾瑞穎軼熊河曲還羨棠棣芳碑乃甸宣允藉宗

工赫矣簡書若私吾土保障實憑碩德卓哉循吏足

慰此邦初瞻二千石威儀玉麟映日快觀十萬家鼓

政在堂

舞竹馬如雲服太初之破柱不驚遂覺煙塵都靖觀
文偉之對棋無倦頓教風鶴潛消半壁倚金湯與人
之頌聲不輟一方登祗席處士之歌詠無私將見第
一樓邊標襟期於第一無雙亭畔表治行于無雙况
茲程子思湧春泉毫濡秋露葳之山窟堪使雲霧蔚
興懸之江干當有蛟龍繚繞倘闕然而遺憾誠相得
而益彰本志還珠旋爲閣筆

跋石葉四憶詩

昔石葉從吾外父宦游十載燕臺共對青洪而瀝酒
三年茗郡隨向鄉忌以燃燈固因少室而懷歸及覺
并州之可托喜高堂平善不減陳馮看同氣英奇何
殊絳績况多才左氏須知不獨太冲而年少王郎何
幸更逢邴鑒今則買舟白下偶憑浮泊以爲家僦屋
邢江翻嘆歸來之在客適當別歲有感停雲于是旅
館寒燈敲成常侍之句林鴉檉馬盡入杜陵之篇想
其搦管疾書應使唾壺都碎

其辭會爽書飄颻輕靈滌滌
 翰墨盈前如常於之休林
 無厭濕盡人林烈之蘇然
 亦正勝矣讀來之亦容宜
 皆從越林以執善于長藏
 年更發滌墨今俱貫世自
 不歸張管亦以爲寒歸墨
 林發越民多木式只應不
 臥太中而平少玉海所
 我惟文何其喜高堂不
 善不熱刺書同康英香
 王平波滌對何滌思只熱
 然因之室而對讀及覺
 昔不業外吾世父宜第十
 鍾燕臺其性青英而孤
 酌小葉四意精

王仔園五日詩跋

時逢令序輒憶高堂游子應有同情羈人偏多雜感
 迺人傳地臘節屆天中睹競渡之龍舟思江上之波
 濤或息觸比閭之虎艾願人間之魑魅潛消矧吾良
 友念彼雙親適當並設悅弧白髮情深于愛日用是
 典懷岷岫色絲心醉于薰風是殆顏侍郎篇章專崇
 孝友非同楚大夫嘯咏徒馮牢騷共之藝林堪回末
 俗

谷

奉文我同裝大夫獻利卦無半編其之...
與對強如分絲亦藉于薰風長...
式余亦雙蝶...
壽更息...
既人...
報...
王...

跋胡孟綸徐僧廬沈允猷王魯生沈度汪班美

斯夏宛來王元一集寄暢園詞後

雅聞禽魚草木樊川苦費經營花塢竹洲藍田還須
位置今則才堪作賦館盡忘憂興至延賓園非獨樂
適近春溫之谷况逢秋禊之期軫結右安榼携寄暢
雖無絲竹饒有林巒舉薜荔以登臺見別院殷紅倒
挂安榴之實對芙蓉而命坐信長堤淺碧橫拖弱柳
之絲加以南苑標霞曲沼都成一色西山送雨危亭
宛在中央於是烏裕朱纓從觥籌而交錯晶盤玉笋

隨塵尾以遷延或分視草之雄才平章丘壑或出夢
花之麗藻照曜煙雲時爭羨於五君客較多於二仲
洵是賞心之事良誇得意之游合井參牛斗於箕尾
之天姿皆絕俗集青冀荆楊於幽燕之野語盡驚人
漫說萍踪竊疑星聚獨是搦山陰雙管諸君有焉問
金谷三升吾知免矣

跋賀孟循聞聲詩

從來嘯歌發于蘊積哀樂由于感通乃若筑擊市中
壯士何堪久聽瑟終江上才人那忍多聞况驛路遲
圓獨挾琴書故物塵埃惆悵誰當風月主人漫覓解
音難逢同調蓋賀子聞聲詩所由作也第鏡湖自知
狂客瑯琊本是仙才似此賦擲金聲毋煩多慨只須
塵飛玉屑定有奇緣我愛心裁君應首肯

江表文集 卷五 跋周 七

我新王師式休音赫年與小於...
空谷泮泮本長脈之...
音韻登同略蓋...
四賦殊天書...
其士...
其來...
翅...
...

跋周子無題詩後

西崑才子曾傳錦瑟之章淮海騷人雅擅香奩之體
非徒廣意多屬寓言周子思邁長卿辭誇幼婦何來
逸態乍見班管之端生就輕身飛到綵繒之上留仙
欲住疑迴漢苑之風入夢縈愁怕化楚臺之雨譬若
香拳蘭茝猶須手浣薔薇爾

江表文集 跋 卷五 跋周 七 政在堂

落落先生傳及其贈遼州妓詩合刻跋

傷心哉遼州妓也人不幸女流又不幸妓又不幸坐
事標繼道途筆楚詈辱嘲笑日至受者亦視分內事
更安望有飲以酒贈以金以詩歌其人一日遇其人
太原不留姓氏去或曰此卽落落先生也先生生平
不概見視此亦足想見其人予丙辰落拓燕市遇于
酒偶同沈子王郎劇飲醉甚坐客出落落先生傳及
其贈遼妓歌行余愀然蹙額以起客曰君何爲乎愀
然也余向贈趙省元浮山愛妓詩曰千古多才同一

遊福勝寺記

遊報恩寺記

二、借書圖記

卷六 重修聖安寺碑記

重修新安會館記

匏齋記

萬柳堂記

雲山湧坐之樓記

十九賢祠碑記

見岳樓記

改正五賢祠記

益陽縣儒學記

益陽縣城隍廟記

傳

魯風小傳

石嶺竹溪兩先生合傳

贊

南康題八十二翁像贊

金長真按察像贊

銘

斗研銘

瓦研銘

遊廬山記

自南康往廬門出越十里至開先寺寺有李中主讀

書臺或曰李後主見雙瀑一出鶴鳴龜背二峯一出

雙劍峰劍峰出者尤勝少憇龍潭西行至歸宗寺為

王右軍捨宅鵝池埋沒墨池尚存後倚金輪峰峰頂

有鐵塔至栗里嘆醉石餘痕埋草間北看玉簾泉坐

竟日難以名似取徑折回陸脩靜故居日簡寂觀觀

有飛瀑亦雙懸屋角有浮來石禮斗石晒衣石橋畔

多松大可數人圍抱廬山松莫盛乎此入澗路漸峻

巖至香爐峰麓尋太白書堂今僧舍矣南有山洪井
僧謂洪厓隱所東過石梁幾無路取身道下臨不測
至黃巖寺穿石隙上空生閣坐文殊臺再望劍峯瀑
布始信太白詩飛流直下三千丈疑是銀河落九天
不虛既下復游龍潭東行至萬杉寺寺杉宋僧大超
手植旁有三分池亦名散珠池更東三峽澗谷日岌
嶻嶭頽瀆故日三峽之險不過也里許玉淵潭巨石
四圍怒流衝激白如玉至栖賢寺問南唐駐節亭久
廢漸攀緣數武一息至廬嶽祠再上倍崎嶇至歡喜

亭亭居太乙峰之陽去峰頂五里踰平地已十五里
望鄱湖頗悉西近白石菴李公擇藏書室其楞伽院
舊有崇德縣君墨竹縣君公擇女上則含鄱口迤西
則千佛寺折至天池寺池仰出峰頂旱不涸左接聚
仙亭亭左文殊臺西望無際看潯陽滄海一粟耳循
崖縫下獅子巖清涼臺峰錯列各開生面再至下石
門僅通一綫石當絕壁突出壯夫失色取舊道東行
至白鹿昇仙臺見明高帝碑亭上刻周顛仙傳山下
錦繡谷東竹林寺相傳石壁有顛仙手迹桑子木謂

羅隱書未之見尋登佛手巖至訪仙亭藉石遠望蓮
社諸賢舊游在目南卽赧對寺舊賜葬赤脚僧塔過
黃龍寺硃砂菴登五老峰五峰遍歷離奇互現至第
四峰緣危石南下凡數丈備窮崖壑之妙從游者莫
能至唯一僧分竊焉復登頂思李崆峒至天池謂下
視四海環雲屯絮江與湖并細予謂惟此地足當之
下至萬松菴去峰頂三里山之陰尚高四十餘里頂
有大谿沿溪至九疊谷元人謂九疊之勝神所栖是
也至淥水潭一切淥色不足奪由一線天歷鐵壁峰

麻姑崖路多老松高並客肩蒼古絕倫簡寂竒勝此
幽勝捫葛下凌雲舍澗石峭立截然中阻得小穴爲
玉川門探之通一精舍進此石愈怪路愈險夾澗削
壁千仞踞金鰲石寒風颯颯仰視天際石重開水三
折下名三疊泉視劍峰又一變明日丹上鐵壁極顛
得片石廣可二尺長六尺許橫空飛出立石面適與
三疊對較昨游逾暢惜其無名名日冷然歸由二層
崖至白鹿書院李少室與其兄讀書處及朱紫陽守
南康講學於此洞遂大著迄今過堂廡絃誦不輟使

予深高山之仰焉噫觀止矣白香山與元微之書香
爐峰下雲水泉石勝絕第一是舉在廬之一隅且然
蘓子瞻稱廬山山谷奇秀平生未見遊西林詩有橫
看成嶺側成峰到處看山了不同之句洵然哉題碣
殊多槩不能述時康熙辛亥七夕後三日記

六客堂記

六客者宋太守李公擇及蘓子瞻張子野楊元素陳
令舉劉孝叔也子野作詞紀之子瞻守是邦復追韻
事先以亭繼以堂在吳興郡圃登其堂者可以觴可
以詠春有弱柳繁桃秋有朱藤碧樹怪石當窓奇峰
入幔莫可名狀堂久廢六客邈然王龜齡有花間誰
對謫仙壺之句歲丙午外舅吳公重葺焉尋復舊觀
得客適如數開李相之樽酌烏巾之釀夜盡酣各得
定風波一闋徘徊疇管豈今人讓古人乎

式風效一國將師訓管豈今人藉古人平
 許容龜...開李...之...
 樓...
 入...
 以...
 事...
 命...
 六...
 六...

遊福勝寺記

寺距臨安北二十里山不甚深幽蓋可喜相傳叙自
 錢武肅王王蠲墓田建後為大慧道場久廢碑碣無
 存僧公衡結茆焉芟榛莽闢堂宇不二載規模乃備
 寺周匝皆山山之竹木數萬計遊人過寺外初未識
 有寺在幽可知矣後山蜿蜒紆迴客偕數輩憇山腰
 席地分坐衡乃烹寒泉斲筍以獻移時客歷山後巖
 壑蹊徑益別方雨過斜陽未收其叢竹邊如有所缺
 客日亟須亭補之僧應聲日亭廢矣是蓋蘓文忠所

記豁然亭遺址也寺之勝載文忠記客愕然閣筆而

遊報恩寺記
武康坐萬山中古防風地民務農桑稱沃土明季以
來山寇踳踞二十年所遺黎殆盡迄今縣治居民未
滿三百竈官舍頽且盡乃喜豁流清冽山色逼人城
市具山水勝行而南不半里桑柘松竹相間益無城
郭至此已屬郭外經曠處四顧皆山山巔霽雪未消
遠近皆玉山然十里許竹較密蒼翠蔽天日爲秦相
張祿祠渡澗遇數輩或擔負或餉雞豚或坐立相視
笑謔大都田夫樵子爲多更數里突近煙火其間衣

遊報恩寺記

政在堂

冠古朴市羅野禽及獸日上陌北有祠祠漢舞陽侯
樊噲由來莫考逶迤而進見藤蘿深處一古刹出自
雲中報恩寺也寺深廣與武康城等最後有高臺曝
經臺也臺有屋講堂也有梅二株與堂俱來僧美發
無宗門習氣出示世祖御書玉林老人像過右偏
有樓後窻直孤峰高且雲林菴中隱隱見兩郊屋爲
玉林養母地閉關地山趾有樹高可三丈根圍數尺
膚裂如龍甲益老梅斑駁視講堂者又異天隱影堂
在焉矚眺間乍見寒潭鮮潔遠映崖壁乃文殊閣前

一泓足泛小舟左右多怪樹擁腫拳曲一鶴巢如篁
半落枝中枝外若山鼠竄伏出沒無定時前窻望可
數十里層巒錯列卽寺僧未盡得其名晚別美發於
臨溪亭夕陽初下煙嵐轉高樹若山彷彿米顛圖畫
歸路不聞雞犬聲殆非人間境也

讀不問其大益於人則其也

讀不問其大益於人則其也

讀不問其大益於人則其也

讀不問其大益於人則其也

讀不問其大益於人則其也

借書圖記

文粹卷之四十一

辨河生久於燕量不勝飲頗嗜飲于書亦然力不能

蓄書多借諸友人人遂以書癖呼之乃其足跡所至

黔楚吳越齊魯至必少留每訪其地藏書者某某或

藉以通或竟造室廬視所藏有未經見者必以借請

借歸則喜讀之則又喜每燒燭夜坐間亦臥覽置枕

旁不忍釋遇知者出所得告之不憚人從而喜益喜

不得所請則弗喜去寓燕居先農壇之北一古廟廊

庶隘且甚當盛夏竈煙去几榻不數尺日夕持一卷

伊唔其間自若也時荏平王給事在東頭去廟二里許永城李學士在西頭隔三里兩公素愛積書亦素善生生偶欲某書亟賃驢走索不得驢卽徒步往或令童子去學士固舍成其癖雖盛夏必親至架前抽卷軸付之更僕頻索終不厭給事亦愛其癖之類已遇所請則假之無必命駕購諸肆以應再請若再無必再購遣小力持以報復有東平李主客耶舍較王差遠聞扣門聲輒曰此必牂牁生借書人也如是者不一足更乞諸友轉應之好事者爲之圖圖時乎秋

圖芙蓉數十本紀時也主人手執卷面花立童子五一左抱書右曳驢驢背亦負書至一抱書借一抱瓶者行還書報酒一瓶與古借書事偶同也從榻側整書一人花之下臨流滌瓶又一人書緣借得瓶固借書具俱毋敢忽圖成於主人之癖適合遂爲之記

像歷元明寺漸傾圯僧德錦輩募助重葺經始於
今上康熙四年越七載乃成殿設佛壁畫三大士三
十六祖若鐘鼓樓厨庫房寮蒔蔬圃舊皆有之德錦
就殿後添設五楹遷釋迦藥師阿彌佛帝馱托塔李
天王殿中凡五像像本世祖時脫沙成佛南面光
焰衣褶及座下馱猊極雕鏤兩立像甲冑衣帶舄履
綴珠寶器仗纒悉具先是僧錄司右善世海廉爲德
錦師請于大內迎以歸今始得殿別有三世佛同出
大內奉別室僧喜稱往事言元之世祖事栴檀佛于

宮宮火歸是寺十九年後復入仁智殿傳其始出優
闕高五尺許寒暑晨昏不一色曾飛歷西土龜茲涼
州長安淮安汴京上京惟江左燕京且再至所止或
千餘年數十年十餘年百餘年數百年不齊見元學
士程鉅夫記亦傳元世祖初至燕京嘗奉太祖以下
神主于聖安寺寺僧雲山元贈昭文館大學士光祿
大夫大司徒別峯贈榮祿大夫大司徒賜謚寺益著
程記荒甚奉主事在太廟未建時元紀事有之至贈
以大學士大司徒聞者異焉考宋文帝使惠琳與朝

政隋投彥崇翻經館學士唐僧不空卒贈開府儀同
三司司空賜謚明世宗召陶仲文至一道士不五年
加禮部尙書歷少師少保少傅及卒以伯禮葬是僧
道命官竟有同者第元世祖事母極孝日延舊臣及
四方文士問治道以是殊方莫不臣服若金章宗在
位求其孝弟節儉賞罰如金世宗得乎明之世宗國
事廢弛甚惟我京世祖本天授之姿于三教同異具
見所爲舍世諸司但仍往制真爲前代帝王莫及也
所謂關於數代治道以此此孔氏之徒宜攷據而筆
之書宋子曰惡可以概謝也爲之記

重修新安會館記

新安之有會館也久矣新安在漢隸丹陽郡舊吳楚地我國家仍往制曰徽州府星在斗分地居揚畛山則黟山鄣山率山浙山與屯廬競秀水則一江清冽匯于錢塘前乎漢人文莫考厥後經術理學氣節風采勛業文章科名士代見歷宋元明益盛但地狹人稠往往散處天下而人尙根本雖去鄉井或百里數千里一世數世名位既成必歸而掃墓告廟若曰吾先人山丘祠宇在焉安可忘也以故遠邇列仕版

者指不勝屈先達宦前代者慮衆而易疎也設會館
焉鄉士大夫讌樂于斯餞送于斯且聞聚會有常善
相勉過相規艱虞相軫恤館外則有地以妥同里之
故于京門者總期不媿于前哲不媿于鄉斯不負于
國曾謂會館之設可已乎迨經兵燹遂廢我世祖
定鼎鄉之在朝者卜築于正陽門西南隅時創立耳
今上十有六年春同人畢集民部趙君謀拓其規制
未幾以外艱去侍御程君遂力肩乃事同人亦樂襄
厥成建廳事三楹而北左右各一廂堂後而南一小
廳前之照廳大門則仍其初詹某月日經始工竣于
某月日願後之士君子踵而行之勿至廢墜俾藉此
相勉相規相恤以全無負無媿意則豈獨郡邑之光
也哉時當落成諸君命爲之記

匏齋記

京師右偏峭崿蜿蜒流蒼聳翠照耀宮闕者西山也
甲第星羅屋閉雲布冠蓋輪蹄商賈百族交錯坳塵
四合者宣武門也東通巷曲蕭闐如村落雙扇常揜
者匏齋也齋高不滿丈廣不半畝營是齋者意不在
高大也無金壁藻繡亦無臺榭池沼竹木以侈絢麗
者意不在絢麗也先是朱子錫鬯作記客有傳其記
者予顧此京師內地其爲豐屋崇臺不知凡幾乃朱
子獨記匏齋齋必有異矣已而往濟南王先生官舍

客有出座揖者襟期洞豁言則簡暢衫履不事整脩
而翛然越俗私竊疑之倘所謂主匏齋者是耶問之
誠然更三載始至其齋齋葺先世遺書縹緗插架與
几上朱墨相映入是齋也如入宛委之山發其石匱
但覺流覽不窮而林麓巖壑幽以邃澹以遠也若結
搆之洞豁簡暢風韻翛然畧與人似予始也知有記
因知有齋欲一見既也欲見齋思遇其人而果得之
復遲之久而得交其人詣其齋得竟讀前所聞之記
于壁固非偶也予因從主人之請不厭絕之而還以
質諸濟南先生曰可齋以匏名者何主人負異才曾
久處舍人之班有感于匏而寓于齋也主人者何刑
部郎德州謝子方山也

...

...

...

...

...

...

...

...

...

...

...

...

...

...

...

...

...

萬柳堂記

歲丙辰魯暗注舍人所作亦園萬柳堂記竊慕益都

馮公能于政府餘閒不忘滄洲之趣久矣越二年春

三月永城李閣學招飲園中不果從明日李公出紀

游詩十章屬和並得相國自題詩讀之又五日策騎

往跨崇文門自東而南取道每依僧舍道上微聞鐘

鼓聲過此則空曠岑寂人跡車塵罕至適有酒旗尺

許出茅屋角亦圍漸近近則一望平沙煙雲蒼莽無

際門巷遙直西山既入別有巖巒豁礪廬井塍堤池

臺亭榭虛閣長廊橫橋曲檻錯落盤紆禽魚紛雜卉
木萑蒿蕃廡唯柳爲最盛地週遭可二里堂五楹最
後負高岡擁諸勝游以歸更幾閱月四方之士應
詔赴都多游于此一時詩賦極文事之能先是闔
于堂階值土人亦坐階石告闔日子亦知園所自始
乎園之陰有寺曰夕照道人柴某嘗焚埋骨骸于寺
之西繼則募金收養路遺嬰兒已而費不貲相國聞
而勉之更曲爲區畫汲引充貲費方收載遺嬰則有
車將車則有人道遠停車則有別院乳兒則有婦有

屋屋頽重葺乳婦有糧乳竭仍贍其居食爲後來勸
欲子女者從負去病者藥之秀者教于義學蓋自收
養以來活幾五萬人若骸骨失揜埋者載至次第焚
瘞坎廣一丈深倍之歷今且五十有三窟矣彼旅櫬
不能歸者屋貯之歸從所便因推及于鱗介毛玃之
族蔽地縱之獨是月有資助給發稽考之事與事之
人月一集相國則又慮人日益衆地湫隘無所容其
何以勸乃闢東南隅棄地構斯堂宇屆期公偕同好
士大夫至止力持所事故歷年旣久得不廢堂之爲

功非淺鮮聞言肅然起日管者以公爲不忘滄洲
之趣聞何識之淺也公益卽退食游衍間不忘民生
物命愛養利濟之意豈與窮極園囿池館不惜金錢
以私耳目之玩者比哉因想見公之爲御史大夫大
司寇進登執政皆民生倚賴之日凡所以體于皇仁
以廣生全者何可數計或日元之廉丞相舊有萬柳
堂公固慕之堂因以名當元世祖時營將入春獲西
川紐鄰與魯官至京兆其黨五千餘人悉下乾州獄
廉公概寬釋川地旣平首奏禁諸軍俘掠及開府剗
南令俘獲者不得殺或有病而棄者許人留養雖愈
故主不得問鬻妻孥者有禁由是西南俱越境來歸
觀其所以爲羣生計何與我公之相類也故兩述所
聞以記之

雲山湧坐之樓記

康熙庚申十月予赴益陽令渡洞庭而南凡五百里
萑葦外了無人蹟既久城唯瓦礫署以內僅枯樹二
株荆棘塞堦墀明年就內署以東架小樓樓下植梅
二本

一得於友人胡元表
一得於張子鴻伯

竹數竿別院移蒔雜卉木

若而種隔垣掩映榻有書十百卷當軍興吏事之餘
聊一然香展閱左龜臺右白鹿濱江五溪遠樓之前
後不可謂非巨觀也昔少陵北風詩有雲山湧坐隅
之句蓋自過益陽時作取以名樓第蕞爾一隅適介

湖湘阨要兵燹凡幾民憊且甚如此谿山何壬戌二月
月記于樓南之彥會堂

益陽十九賢祠碑記

益陽舊有五賢祠相傳叛自元令李忠祀周三閭大
夫屈原漢武鄉侯諸葛孔明宋邑令張乖崖秘閣修
撰張南軒徽猷閣學士胡明仲有明增貴州提學僉
事蔣道林曰六今儒學西偏僅存敗屋數椽木主俱
失余歷縣一年有奇兼攝學事拜於祠重有感焉夫
何古今興廢一祠亦不免且慨先哲之有可傳於茲
者湮滅滋甚非所以示勸也乃從理學南軒明仲推
之得宋知潭州真西山朱文公從屈原忠義推之得

漢長沙太傅賈生盪寇將軍關長生宋荆南安撫都
總管岳鵬舉知潭州端明殿大學士李忠節如晉之
長沙郡公陶士行長沙都督謝安石將從武侯及之
唐荆南節度使裴公美將由乖崖廣之唐潭州都督
褚登善宋潭州通判唐子方時以亢直外遷蓋亦三
閭之亞唐工部員外杜子美宋湖南安撫使辛稼軒
則風雅之宗人能口述凡十有九人或官於斯客於
斯遺蹤具在祀典可闕失乎予以孔道一官當兵革
之餘比歲不遑寧處如是者又經年家嚴適至拜

覃恩封文林郎湖廣長沙府益陽縣知縣父性儉約
冠帶悉戒勿備程生文斗進而請曰察宋諸君及我
鄉士大夫將代謀冠若帶爲君之尊人壽父固辭不
得旣而呼闔命之曰汝有十九賢祠之志盍移此往
營之不足繼之以俸苟得附名碑陰之末以視一人
一身章服之美不旣多乎程生退以告於衆皆曰善
因就祠賢道林先生龍洲書院故址曰龜臺山北面
江流闢地於山之陽堂三楹不旬日且成凡與斯事
咸得書名一時賓主之雅傳爲盛事還以思二千有

餘年十數賢之風教當與此江俱永矣是為記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岳樓記, 益陽, 兵, 兼, 困, 於, 水, 無, 城, 郭, 百年, 矣, 或, 力, 爭, 之, 曰, 有, 或, 則, 曰, 以, 木, 為, 之, 說, 互, 異, 初, 疑, 不, 實, 比, 至, 城, 城, 周, 匝, 皆, 可, 出, 入, 城, 闕, 無, 啓, 閉, 所, 謂, 門, 無, 門, 非, 門, 之, 地, 則, 皆, 門, 昔, 澣, 浦, 沅, 陵, 而, 西, 未, 內, 附, 洪, 經, 畧, 奉, 命, 南, 征, 遣, 部, 將, 駐, 兵, 於, 此, 捍, 禦, 為, 艱, 暫, 編, 木, 以, 為, 衛, 今, 朽, 壞, 又, 垂, 盡, 乃, 歎, 曰, 異, 哉, 彼, 之, 言, 無, 言, 有, 言, 以, 木, 為, 之, 者, 皆, 實, 也, 明, 年, 予, 策, 所, 以, 葺, 之, 時, 軍, 興, 孔, 亟, 庫, 帑, 既, 無, 可, 借, 一, 瓦, 一, 木, 曾, 不, 其, 見, 岳, 樓, 記, 對, 本, 曰, 益, 陽, 困, 於, 兵, 兼, 困, 於, 水, 無, 城, 郭, 百年, 矣, 或, 力, 爭, 之, 曰, 有, 或, 則, 曰, 以, 木, 為, 之, 說, 互, 異, 初, 疑, 不, 實, 比, 至, 城, 城, 周, 匝, 皆, 可, 出, 入, 城, 闕, 無, 啓, 閉, 所, 謂, 門, 無, 門, 非, 門, 之, 地, 則, 皆, 門, 昔, 澣, 浦, 沅, 陵, 而, 西, 未, 內, 附, 洪, 經, 畧, 奉, 命, 南, 征, 遣, 部, 將, 駐, 兵, 於, 此, 捍, 禦, 為, 艱, 暫, 編, 木, 以, 為, 衛, 今, 朽, 壞, 又, 垂, 盡, 乃, 歎, 曰, 異, 哉, 彼, 之, 言, 無, 言, 有, 言, 以, 木, 為, 之, 者, 皆, 實, 也, 明, 年, 予, 策, 所, 以, 葺, 之, 時, 軍, 興, 孔, 亟, 庫, 帑, 既, 無, 可, 借, 一, 瓦, 一, 木, 曾, 不]

其見岳樓記

予之始出都也客有告予者曰益陽困於兵兼困於

水無城郭百年矣或力爭之曰有或則曰以木為之

說互異初疑不實比至城城周匝皆可出入城闕無

啓閉所謂門無門非門之地則皆門昔澣浦沅陵而

西未內附洪經畧奉命南征遣部將駐兵於此捍

禦為艱暫編木以為衛今朽壞又垂盡乃歎曰異哉

彼之言無言有言以木為之者皆實也明年予策所

以葺之時軍興孔亟庫帑既無可借一瓦一木曾不

可累吾民工費乃出獨力力不繼唯以漸及之凡堵
築斷垣徑實二十有九迤柔可一百一十一丈爲用
石三百二十丈有奇磚二十萬三千有奇瓦四萬
二千有奇灰三百五十餘石木四百二十餘根板片
一千三百六十餘塊匠在磚瓦之勞以年計任木者
以季計任石者以月計始其事於辛酉三月望日落
成於癸亥閏六月朔後一日早者增之缺者塞之崩
者培之雉堞雖曰未備而出入啓閉迄然足恃城五
門其四各翼一樓東曰酌湖西曰倚江北曰漢壽皆
因其舊而拓之署以嘉名南則見岳樓今始建也沿
江千里折遶檻前四時水淥如藍江以南諸峯蒼翠
萬疊南岳衡山則隱見於雲之外可謂非大觀乎昌
黎謁岳廟詩有云須臾靜掃衆峰出仰見笑兀撐青
空良有以也庶幾田家豐稔訟獄衰息四郊無故登
斯樓也未必非觴詠之一助焉是爲記

益陽縣儒學記

余聞益陽學宮最盛於隆慶五年偶從朽腐墮壞棟
棟間猶及見當年知縣朱鉢題識因知後此雖有踵
而行者不過苟且補苴未嘗刻意圖之迄今且百有
餘年卽不經兵火喪亂求其無敗必不得也癸未間
元獻賊焚毀殆盡至以泮池爲瘞尸地學宮顧可問
乎相繼蹂躪又非一朝夕迨國朝底定民始安耕
鑿士始知肄業無何又遭吳逆陸梁摧殘無不至學
宮又尙可問乎恢復後予以康熙十九年冬受縣事

詣學之日見巋然僅存者唯大成殿明倫堂乃前知
縣王福舜教諭魯應才糾衆力以成也舍此若啓聖
祠若兩廡若六賢祠木主臺基几筵垣宇戶牖無一
完備若名宦鄉賢及文昌閣則徒存基址耳予蚤欲
爲之計比軍興孔亟困於時阻於物力徐思之日工
以漸不以驟則易舉責諸己不責諸人則克終乃資
斧一問諸已陸續營之肇其事於二十年冬十二月
凡六閱月啓聖祠六賢祠兩廡垣宇戶牖臺基几筵
旣成各列其主四配十哲之主初亦闕然皆如其位

補設焉時名宦鄉賢祠無存姑附其主於六賢之次
更年餘名宦祠鄉賢祠成向附於六賢者乃各還其
位適文昌閣亦成內而明倫堂設名教樂地之門外
而類水置屏墻圍以木柵設禮門義路二門周匝築
繚垣若干丈雖未遽復舊觀然規模粗立於以仰荅
今上敦崇聖學之意或近是歟任斯責者則知縣貴
陽江閩董斯事者教諭漢陽吳之昇訓導蘄水徐五
宗也襄斯事者縣丞安肅顧是暨典史山陰潘文也
乃有前令與事之諸大夫若士功亦未可戔得并勒

於碑陰學記曰博習親師論學取友謂之小成知類
通達強立不友謂之大成夫然後足以化民易俗程
子論學制以爲學校禮義相先之地宜勵行檢以厚
風教學校之所尙蓋有在矣願遊於此門者交勉之
是固予之志也時康熙二十有三年甲子三月上浣

記

益陽縣城隍廟記

益陽縣城隍廟記

益陽縣城隍廟記

益陽縣城隍廟記

益陽縣城隍廟記

益陽縣城隍廟記

益陽縣城隍廟記

益陽縣城隍廟記

益陽縣城隍廟記

益陽縣城隍廟記

益陽縣城隍廟記

益陽縣城隍廟記

益陽縣城隍廟記

益陽縣城隍廟記

益陽縣城隍廟記

益陽縣城隍廟記

城隍之名本乎周易城隍之祀不知所始長樂圖經
有云漢御史周苛爲項羽烹高祖卽位思其忠烈令
天下郡縣各附城隍立廟祀之則城隍之所從來者
遠宋元封號不一至明與風雲雷雨山川合祭國
朝因其制蓋境內之安危豐嗇貞淫理得主之其非
無名之祀所可同語明矣益之城隍廟明季蚤敗於
賊康熙三年常令略一治之重壞於吳逆之亂余以
庚申冬十月來縣縣之官舍民居盡焚賊手獨是廟

之大堂三楹後堂三楹二門三間依然無急第門猶是也而無屏窗猶是也而無櫺屋宇猶是也而無垣墻風雨不蔽犬豕無禁齋宿之官下榻堂上甚非以肅廟貌也予三年於茲以次及之以今視昔粗改觀矣更建一祠於二門西偏以妥土地闢一齋室於川堂之別院以待後之齋宿者庶幾神人各得其所風雨犬豕之患不侵得不褻越我神明斯已耳奚記爲哉乃有可述數事似未可略縣昔多虎嚮者數入城予初至因草牒驅之虎遂絕比有金牌冲農家雷立

吳明玉以鬼作祟來告馬鞍坑徐應鍾亦以邪祟爲災愬乃再牒牒焚祟止歲甲子五月望日江水大漲輒漫入縣治臺塔下市民恐怖甚甫投牒水乍落五尺許若夫雨暘之際有禱必應神之爲靈赫濯若此其能主我境內之安危豐嗇貞淫理固不以神人間隔也吾願瞻拜之人對屋漏而不忘十目十手之指視則知善可爲不善不可爲矣夫豈等於以越祀淫祀以蹈信鬼之譏也哉是爲記

江原六文集 卷之五 五賢 三十一
學辨識始識蔣道林龍洲書院碑記記中有最後爲
五賢祠句歸署語小子曰土人所謂五嶽者五賢也
祀典所在改正之責唯汝亟當辨之余乃借二三好
事再登山問之人無有知者適聞昔僧尙有雲版在
焉索而閱之版亦鐵爲之上鑄曰五賢寺蓋知書院
故與神廟爲隣亂後俱廢止此一祠在耳僧人偶就
此遷東嶽木主及鐘於內久之爲東嶽故
指五者皆爲嶽其數又適合遂流傳爲五嶽云如雲
版者則又誤祠爲寺使知爲五賢人且引而疎之號
爲五嶽則戶外之賽祭無虛日釋子亦樂爲傳會宜
乎世俗相沿而莫之辨真可絕倒余乃屬山僧別移
泰山木主於前庭而還其祠於五賢焉嗟乎益陽近
代尙不乏文人龜臺去市城且不及一里世宗至今
僅百餘年事之舛謬竟若是之甚能無兵火摧殘老
成凋謝之感恐世俗之惑未有已也乃特書大書諸
賢之某姓某名以示來茲而爲之記

黃之某技某亦以示來效而為之謂

其既備之屬汲世始之類未嘗以也代後載大書

藝百餘年事之執趨實昔長文甚指無其火辨與

外尚不... 臺去亦無且不久... 聖世宗至今

泰山木主... 而毀其... 正... 聖平益... 聖

平... 而莫之... 具... 山... 聖

無正... 文... 聖... 聖... 聖

魯風小傳

庚戌夏子事阻武林偶見雙履敝甚中有所

感因為立傳名以魯風字以望仙皆取古鞮

名也

魯姓風名字望仙晚號似奎居士魏人也初未出戶

庭即琅琅有聲及從士大夫游跡半天下備輶軒長

善病乃棄繻絕塞孤行萬里雖泥塗克自振拔聞者

恨識之晚當彼金張盛甚門外車馬喧填獨夷然暴

足如不屑及翟廷尉議罷坐上珠履各散去則又翩

翩獨至且數至不去無事則踽踽涼涼寄情空谷以
行其意世或疾其忤怪其癩弗顧也故恬雅若王遵
雅重之謂具茲青雲罷行當與選金華豈僅借躡屨
輩終老五嶽名山雖然顏漸蒼鬚漸吐四壁都穿風
塵不蔽邇乃得王喬術僅能解脫箕踞縹緲峰頭幾
何不爲飛去顧往來荆榛猶與愁楚故舊形影相依
噫甚矣憊人憫其勞高其義君子曰是可傳矣遂傳
之

石嶺竹溪兩先生合傳

石嶺先生余外姑季父也世居歙之石嶺黃姓名與
字不樂人知人稱曰石嶺先生同邑竹溪有長者鮑
姓文銓其名衡仲其字家稍稍給能慕朱家郭解爲
人先生與善旣中落客于楚落魄沅陵僻處空山不
能歸一日觀察使某鳴騶出謁長者山中吏至門強
之使見由是凡爲之計靡不周郡父老睹禮數豐隆
疑此一布衣永久鬱鬱居此今何至是乃觀察故食德
於其友石嶺先生知其與長者交最篤相違三十餘

年幾經兵燹絕音問聞客五谿先生常一再走信探
之不得相念彌切將藉此爲報耳此解千金爲壽長
者固困甚能不受先生聞其存而喜聞其貧而却金
益喜日此真吾友也乃餽遺若而年不倦長者亦直
受不報先生慮其衰且無嗣迎而至之鑿江爲之居
爲之置妾無何長者且死先生爲之葬于鑿江之鄉
日趙店歲復贍其家室噫友朋之道至于別離之久
而顛沛存亡不易亦難矣世人之交習于頽波靡俗
雖肺腑骨肉親形影日相接笑言出入日相共而疾
痛罔聞翻覆無定比比然固何以得此於先生吾爲
長者異矣先生又常爲其族兄元龍梓行遺稿于世
不沒其善誠不以友之存亡有間殆亦此意也因爲
立傳以愧夫世人之交者耳

辭

樂哉吾山間效且無其

風流無只當前

青其斯

意亦參

亦亦

金長真按察像贊

山陰先生名高玉局淮南謝傳千秋誰續巷擁鹿車
街填柴轂麟麈鳳雉疇為具目苑才獵艷疇為潘陸
衣被唯公情文攸篤據案然鬚焚香草牘含毫凝慮
墜欬珠玉丹青莫及虛心實腹

劉應和玉長青
 永好即公昔
 海與柴神
 山列求主
 金身真世
 察察費

斗研銘

可以濡毫可以酌酒美而潤端而厚虛而能受真吾
 耐久之友

補入之文

可以觀事可以隨美可以隨惡可以隨善可以隨惡

平所

瓦研銘

非陶非冶稜欲消而未盡中恒虛而善下伊帝鴻氏
之遺歟豈日魏武臺前之瓦

江辰六文集

貴陽 江闔辰六氏著

兄 江源逢其氏

弟 江澄梁雪氏

江湘文江氏同校

卷七目次

書

答鄭生問告期稱孤哀子書

與汪駿門論文書

上魏廷尉書

寄閔賓連書

文

祭鞠侍御文 代

祭王北山都諫文 代

公祭黃母周孺人文

祭廣東道御史鞠公文

奠高平孔少君文 代

祭孔孺人文 代

益陽縣儒學補設先賢先儒木主文

告蘭家舖橋神文

禮記卷之六十五 喪祭 答鄭生問告期稱孤哀子書 又變凡信告祭某 蓋謂祭論學祭時夫贊夫淵木主文

答鄭生問告期稱孤哀子書

來札知尊大人借尊嫡母程合葬足下昆弟三長程

出仲季繼母喬出奉喬孺人命為合葬故將告期于

親知懼失禮也以稱孤哀子是否辱問此大故未敢

草草對因就老成淹博者問或曰子無區別宜均稱

孤哀子也曷以故嫡重故也或曰嫡子母喪理稱哀

後子母存不得稱哀曷以故兩稱情各安也或曰嫡

子稱哀于未有繼母日可今固不可曷以故繼在義

未安也考古人喪稱哀子祭稱孝子今人父亡稱孤

禮記卷之六十五 喪祭 答鄭生問告期稱孤哀子書 政在堂

母亾稱哀鮮所據家禮但曰世俗相承隨俗亦可今人例以孤哀分別稱之此耳儀禮曰繼母如母傳曰繼母之配父與因母同故孝子不敢殊也家禮舊制爲母繼母服齊衰三年今制嫡母繼母服斬衰會典亦載嫡母繼母服同嫡繼等重未可與嫡庶同語明甚若嫡子稱哀是無繼母也况所生乎若後子僅稱孤是無嫡母也况嫡子乎未若均稱不孝子雖于古無據于情安卽于義安嫡繼不失均重是或一道也嚮也友人居祖母之喪方匝月父變乃訃告奉某

學者教稱承重孤子訃至于心異之旣而往唁請其故友人曰某不幸疊遭大故某大人于昆季獨長當祖母疾父癘亦篤祖母之喪雖訃告矣弔奠未行也某學者曰古人有喪立喪主主謂長子無則長孫承重者專奉饋奠今爾父不祿爾將爲祖母專饋奠也烏乎不承重也予曰不然爾父雖病于爾祖母永訣時縱不勝斬衰苴經菅屨匍匐喪側當聞遷寢更衣哀痛可知也及聞廢床寢其衣服寢處必盡去華飾以素易之可知也且觀爾祖母訃狀爾父已稱孤哀

子矣爾父果成一日之服不得言未成服也况服成一月可復承重三年而死生父于一月前乎或繼此一月補終三年乎抑屏此一月更服三年乎吾不知也會典凡嫡孫父卒爲祖父母承重服斬衰三年若爲曾高祖父母承重服同祖在爲祖母止服杖期家禮嫡孫父卒爲祖若曾高祖承重斬衰三年爲祖母曾高祖母承重齊衰三年祖在杖期儀禮傳日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衰諸書皆謂父卒承重未聞父病未卒輒先承重也况父亾祖在祖母亾止服杖期

未聞父在祖母先亾而云承重也古人于人既死必升榮而招者三朝奠靈側與生時所用皆列之猶不忍言親之死曾爾父猶及見爾祖母之終內寢而比于不及見得乎若獨爲專饋奠言也則家禮謂長孫承重者專之特語其常未嘗云豕子病不勝喪其長孫未承重遂不可奉父命以將饋奠也亦未嘗云欲行饋奠不必問嫡子成服與否而漫以嫡孫承重也嗟乎知禮者可以止矣偶因足下之問而類及之亦以見喪事之未可苟焉已也

借他為序文書牘不概拘耶若記內自稱生字初做
五柳先生醉吟先生傳自稱先生法想吾兄考之最
悉乃來詳示非為逞辨也

去八集有宰相無休國丞相而昌黎公

甚五韻考美麟六博交用泰以

本請商音二酒請國商與今谷

茶字論雜對今谷三

本送受命斷至

與五知門備

文出上魏廷尉書

聞聞古之士貴今之士賤匪古今異也士自貴人則

貴之士自賤人亦賤之追賤之而至于可殺可辱士

已自失其所為貴更相率而淪于賤嗟乎士尚可問

乎雖然難言之矣世俗所尚士之踰勢苟容者易見

親孤行矯異者易見疎易親者往往一日而一再至

公卿大夫之門不厭無故而數獻書不耻凡于一言

一事不加可否偽為恭敬曲意將順以為忠而不愧

公卿大夫之門即無是士未始無士至無書來無人

乎曲意將順得之而不無喜可知也自公鄉之門有此將順爲忠之士無故而數獻書一日而一再至雖欲不親不可得也雖知有終歲不一至不一獻書不徒將順之士未可因其不若是之易親而遂疎之亦不可得也獨于我有大異焉嚮者公巡視兩淮淮南北之士大夫視公之一顧爲榮時闔避暑邨落間負郭僦租一椽闔無人焉公鳴騶過敝廬停驄馬必欲一見越明日報謁輒把臂歡若故舊公之不惜下交也如是闔因不敢自外而託交焉茅其時雖不至

于饑寒危困而不能出門戶然野無饑粥之產市無蔽風雨之具此就計借行者居者計無所出乃卒不以私請雖不敢卽附于閔仲叔范子宣之埽要其心亦有所不甚自輕者適有已故閔進士之子寒生也強隣欺之已甚闔于此生非有三黨之故亦非有一面之知乃以鹵莽之氣約二三同人直其說于公而不揣書生之見不合自是遂北上公亦復命入都三年之久公之門無復闔之足音縱公不爲意固已爲戶外不足教之人矣未幾今上下徵辟博學鴻

詞之令公毅然爲之倡借同官程御史文燹鞠御史
珣孔御史興鈺孫御史必振黃御史斐曾御史寅傅
御史廷俊唐御史朝燹衛御史執蒲陸御史祚蕃和
御史鹽鼎連名疏薦闔等二十有四人其間進士九
人舉人五人貢士八人生員二人推許之義見乎詞
夫一鹵莽書生詞旨不合不校則亦已矣何以蹤蹟
之疎又至于三年之久乃猶能在記憶之中出夾袋
而登之薦剡公之器量去人遠矣已而闔作令湖南
明年滇黔平而朝廷遣祭歷代帝王陵寢特簡公

祭炎帝陵于鄱縣乃聞公自都而南凡于大人君子
之前所以獎成者不遺餘力公之輜軒所至聲無不
振德無不被初無藉于後進之游揚而于闔何取也
闔也又非有非常驚世之行過人之學不過一狷介
無用之身而公又何取也意者公之相士不干跡迹
之間非同世俗之親其易親而疎其不可疎也亦或
因其士之稍自貴者而貴之而不欲開天下以賤士
之漸也世豈無保其祿位私其子孫斤斤自存其于
所知但以遠嫌爲口實公顧非其儔蓋心惡而鄙之

江表六文集 卷十 七
而或謂今天下亦既安矣兵革亦漸罷矣財用亦漸足矣廟堂似可無藉于士公胡爲惓惓汲汲而猶加意于士類若此孰知天下既安欲其長治兵革既罷欲其不復用財用既足欲其永久而無弊若是乎國家之不可一日無士公之心又安能須臾忘天下士耶竊以捐介無用如闔者公乃引而進之戀戀而不之棄殆將何如其鼓勵而後可以不負我公之所期乎矧天下之士其才若智若行十百倍于闔者聞風而興起焉又當何如哉公由是而力行之罔有厭

數其爲 國家之利何窮豈獨後起之士願效于下風已也闔再拜

寄閔實連書

嚮者魏叔子過敝廬予偶語及士林有爲家文石公
立傳者事多錯誤因出其事蹟與去叔子曰吾將有
以紀其實也忽忽七年叔子且死昨從友人寓見叔
子全集始知傳成入集文凡二千餘字無一懈筆不
惟此傳可傳叔子可謂不食其言矣但傳中尙不免
誤處想叔子別久記憶失真耶他如小誤仍之有三
事亟須改正敝族世居江村村蓋以姓著所謂寒江
者乃文石公文集集名非井里村落名也傳作寒江

村誤公父諱大潤傳誤作士潤當彼赴死如歸歸辭
母與祖廟有之若祖母時已先亾僕時幼
小知見未確君當一詢之老父具知今和公聞尙客
江南幸以實告取刻板刪去寒江村寒字改正其父
諱于其歸但曰拜母與祖廟斯得矣此文頗有關係
不厭加詳叔子不死必以吾說爲然死而有知聞考
正其謬亦且快意知和公定當首肯耳

清閨寶訓書

祭鞠侍御文

代同年同咨諸公作

日嗚呼吾輩之與吾友鞠君有同舉于鄉者有同時
奉召入者初聞吾友之歿也疑者半駭者半及往
省之得其實則疑者駭者轉而悲其悲也記憶同舉
同召之始喜可知也歲丙戌則聚省會庚戌則聚
京師京師省會不同而聚同喜亦同丙戌之榜九十
人庚戌之召三十人無何九年之內三十人中聖
誤者已幾人身故者已幾人自吾友去幾三之一矣
則向之聚而喜皆轉爲且疑且駭而悲又可知也無

何此九十人者凋謝尤甚以丙戌視庚戌時稍遠以九十較三十于人不多自吾友去指屈在長安者總三人耳其可疑可駭而可悲又當何如也况乎丙戌庚戌以來聚散悲喜時有求所爲聚而不散散而不悲無有也嗚呼比散猶將聚可以不悲悲且不勝况死生之故成于一散而不聚也哉追思夫管之聚散其悲淺更思夫今之一散而不聚則管之當聚散而不悲亦非更思夫今日之悲非僅同于管之聚散已也嗚呼吾友起家嶧之廣文當其至士風復駸

駸以起雖然嶧界鄒魯間允聖遺澤猶存時未見其才也已而令粵西民貧地瘠風俗水土乖宜國朝作吏茲土者無生還吾友之往也隻身萬里人莫不爲恐懼憐愍躑躅浩嘆謂前此之吏豈盡不才而與一生還不得報政安望耶吾友下車晉巖巨憇土司始相戒知法令然後次第招徠以開諭之使竄者歸荒者闢頑梗漸化如是六年卓異入朝非才且賢何可幾及乃若列臺班視中城稽法曹督漕河東歷掌山東浙江京畿三道經濟在疏草德澤在人心固

難縷舉夫人若此使天假之年爲國家策立事功當必更有可觀天何奪之速也况乎其少也孤其教澤也冷署其令隘安也荒徼瘴癘其知有生趣也僅在長安近君數載耳乃忽身歿貽垂老之母憂身雖歿靈未卽安吾輩自疇咎至今抱聚散存歿之悲何限于吾友歿而傷其事君親之志未終益增吾輩之悲也今者吾友其尙知吾輩之悲若此乎抑不之知乎一庖用薦庶或整吾輩之誠而不吐棄也

祭王北山都諫文

代同宗諸公作

嗚呼吾輩于先生之歿而嘆造物之理不足憑也先生之學問事功著于朝野理不當速死也夫人而知之獨吾輩之哭先生更追憶其宗誼而信其無死理也凡天下之薄者刻者躁者常天厚者寬者靜者常可以久理固然也先生于吾伯叔昆弟見其厚未見其薄見其寬未見其刻見其靜未見其躁也理不當速死而何以速死也天下之交廣者易薄家貧者易刻處順者易躁吾宗則至廣也先生素以清介著固

至貧于仕進則又至順或疑其不薄而厚不刻而寬
不躁而靜者出之勉強而得母有偶隣于薄類于刻
近于躁未可定也先生于吾伯叔昆弟固無在不厚
不寬而亦無不靜理不當速死而何以速死哉吾輩
更于先生友道而益信其無死理也先生交游幾徧
天下以視吾宗蕃十百倍勢不能概加以厚與寬而
靜以遇之况以天下之大其間賦性不齊使我以厚
往而彼以薄來我以寬往而彼以刻來我以靜往而
彼以躁來亦安能更厚之寬之而靜以遇之乎先生

則曰寧人負我毋我負人人即自形其薄與刻與躁
于我庸何傷倘非至極何以遽絕爲也是先生于異
姓朋友且然理不當速死而何以速死哉嗚呼信乎
造物之理不足憑也雖然古今人豈無學問事功一
無表見于世可垂于後而徒闇汶倫生苟延塵世亦
何足尚若先生者早歲擢上第讀中秘書既而歷擢
諫垣掌登聞鼓正直敢言封事先後數十上皆稱
旨因荷文今天子特眷以十六年秋八月奉詔內
陞其裨益國事民生實被諸措施者八九先是曾校

士江南所拔士列朝版者迄今有聲先生性嗜山水
爲詩古文著槐軒集行世已久是先生之所表見于
世可垂于後者已歷千百世不磨而更有賢嗣三人
能世其學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造物之理豈盡不
足悲耶嗚呼獨是先生年齒方五十以上計其別都
門時總一年耳而訃音忽至造物之于先生也無所
靳而獨啻諸此者何也嗚呼造物其終可悲耶抑不
可悲耶某等誼在宗盟情無可寄悲無可伸而又皆覲
繫之身乃端一介以奠椒漿于先生之側先生其享之

公祭黃母周孺人文

吾輩與黃子俞邵聚京門曾不數月黃子忽聞母訃
躡踊垂涕以奔喪去吾輩既憮黃子之別而重傷其
母周孺人之賢而遽喪也先是孺人歸溫陵黃海寇
先生爲側室先生名孝廉少好讀書老而彌篤由上
海學官遷國子助教監丞脩脯祿米盡易書喪亂後
閉關自門箋注不輟垂老積書六萬卷時元配故鄉
沒已久凡左右拮据以成先生讀書之志而得以積
書名者孺人力爲多孺人舉黃子時先生年已六十

有八先生沒黃子甫弱冠徵孺人先生積書且不爲
黃氏有况能使黃于世其學以名于世俾宇內鄉大
夫以及常布之士咸謂黃公有子孺人力也黃子更
積書又至八千二百卷有奇于是人莫不知于頃堂
之藏書甲天下咎藏書如虞山錢宗伯嘗過訪借讀
嘆其不易爲之記黃子奉孺人擁四壁書卷淪茗然
香坐臥詠歌其下所著詩篇樂府諸刻且等身孺人
每見所著輒爲之飲食喜笑值 今上詔徵博學之
儒諸侍御遂合疏表薦郡縣敦勸再四黃子方以母

老故戀戀不忍就辟孺人責以 君召大義不得固
辭及入都同人交相重謂庶幾可一吐胸中之奇以
不負孺人教無何而孺人訃音至耶雖然黃子少而
孤長有令名不惟能守遺書而仍廣其所積使宇內
知有黃氏父子孺人固教之有素復得大年以睹其
成孺人可以傳矣唐柳諭蒙之母常能助其勤苦子
卒知名顏魯公少孤母商躬加訓迪卒爲名臣宋歐
陽文忠以文章著天下母之教也今有子如黃子孺
人雖死何憾茲十有一月之二日水雪載塗黃子形

容顛頽蘇衣管屨匍匐哀號南歸一時同人盡縞衣
素車以送之相顧欷歔洒涕道旁觀者皆爲之嗚咽
某等臨風遙拜南望酌酒孺人有靈其用享焉宋

跋文祭廣東道御史鞠公文

嗚呼先生未可以死而遽死也耶母太夫人年踰八
十祿養未終病革時言念不置况朝宁當納言之
會先生方勤勤懇懇極邀眷注先生以一身繫家
國故朝臣及凡被先生澤者訃聞莫不滂洩闔受知
獨深痛悼較切憶初奉教先生如昨日事也壬子春
先生放舟江淮持宋荔裳觀察書叩廣陵負郭雙扉
時病未出見越二日先生再至出而語驩若平生遂
定僑札于辛夷樹下明日請家君見從茲數過每科

江表文集卷之七
頭跣足畧送迎呼尔汝不校間造寓叁先生亦不爲
苛禮一日或再見不厭數十許日未見不厭疎往還
四閱月嗚呼而今不可得矣旣秋先生北上踰年闔
亦自貴竹來京相見各述舟車波濤風沙苦趣亦樂
甚旣而下第慰藉諄至延居比隣一日不會輒問嗚
呼而今不可得矣尋別歸江上相間二千餘里郵筒
不少息比聞黔南阻絕計偕在卽如文移何閱邸抄
忽見先生充大典以收人心一疏乃得就流寓地方
起文赴部丙辰會燕邸先生屬望彌篤春闈復失意

先生曰子豈終貧賤者知己之言猶識諸心耳間嗚
呼今何可得哉先是有兩人事先生甚謹一日以藏
否問其實以對一則暮年醜行畢露一則三年亦負
德去先生平居又嘗舉文章吏事得失商畧言或偶
中先生知日益信交故日益深嗚呼尙可望之今日
耶迨先生拜河東巡視之命約俱往緣謁選羈留
不果繼復南旋先生走書招至及至先生已儼裝復
命乃更款留同行追隨途次間策騎以前因事指畫
夜則連床往往尙論古人平章江湖魚鳥之樂謂他

年當闢一丘一壑退老優游嗚呼而今已矣先生雖
名位年齒懸絕以友處不以爲傲及以今上頒辟召
之令先生偕同官諸先生公疏列薦旣入日告始知
知我如先生誼北面因以請先生日同官爲國舉士
予何力焉其手札行輩稱謂謙退如初管狄仁傑舉
姚崇桓彥範皆能樹立勛名不媿所知然前此未聞
其爲友也若布衣張鎬之與蕭嵩交也嵩卒舉鎬鎬
亦毋負今先生拳拳汲引自揣寡陋庸愚庶幾稍自
振拔俾不累先生之知之明今則學日荒才日拙未
審異日何若而先生已不及見嗚呼言念及此泪不
禁潏潏下矣指數數歲以來曾幾何時輒抱存亾之
感嗚呼雖欲不悲其容止乎貧故不能爲禮唯竊附
於徐穉不忌黃公之義而已

飲餘醉不以黃公之義而也

風調雨順洽不悲其容十年貧是亦不計其數也

樂籍歸下矣許媿媿其以來曾幾何時矣

審異日所來而矣里日不及以觀和言余其也

莫高平孔少君文代

姬姜淑媛燕趙名姝林下翩翩風前棣棣雙螺寫黛

允稱慧業佳人七寶疑難合配多情才子念三君誰

如仲舉當年美擅南州推七子獨羨孔璋此日聲蜚

河朔若梁家長史亦引重于彥昇唐代參軍復見襄

子子美宜其家嫺郝範女頌班箴足當玉田之璧五

雙溪啻蒼梧之珠三斛爾乃才如絡秀父兄應許周

郎德顛意真歲月久依光世清歌錦縠藉桃愛重于

萊公經卷藥爐朝雲魂銷于玉局矧以那姬縮髻喜

作同心宋子微寒頻分半臂曲承內婦寵不求專善
視侍兒惠尤能溥始以玉人歸玉署繼從金屋伴金
臺幾助警于鷄鳴燒燭趣宮詹之寢每遲歸于鰲禁
然香籠學士之衣無何瑟未終而湘靈去曲終罷而
彩雲飛海棠枯而珊瑚寒蕙蘭摧而蝴蝶殞雙成合
歸天上彩鸞豈久人間孔雀擁珠幢輒入蓮花之國
銀蟾開雉扇堪主廣寒之宮連理之花乍殘合歡之
床遂冷秋千寂寞是處酸心池館蕭條俱堪雪涕
等知姑臧之溪惜墨娥爲香山而益傷樊素愁見白

某

楊之陌忍看紫玉之墳增此嘆嗟美人之虹五色只
須慟哭蜀帝之血三更琢白玉爲曇花懺紅顏之薄
命鑄黃金作貝葉薦素女之生天敢以甘露乞如來
更仗慈雲成舍利紅豆徒存青衫盡濕可勝哀悼不
禁淒然

盛而不驕驕而能下亦難矣乃孺人之事尊章也彌
謹處娣姒也彌讓于馭下也彌和易周至孺人真賢
矣哉其勉文學則日舅之身爲百僚長持黜陟之柄
爲國樹人憂勞實甚凡茲家政子任之毋爲舅苦也
當文學之下帷攻苦也則進之以彙倫刑政之實學
日毋徒以章句誇耀也聞文學之與賢士游購書帙
也則多方成之孺人真賢矣哉雖然孺人所以幾此
者良非偶也當聖母之發祥于魯之昌平也至聖以
素王爲百世師母實開之迄今若里若山若井皆以

聖母得名漢永壽二年詔復聖母魯親里聖配安樂
里繇發宋祥符封聖配曰鄆國夫人增大殿址夫亦
知闕里母儀婦道之由來遠矣若公治子長南宮子
容咸以得配聖門之女名益顯而孺人爲至聖嫡子
之所出其賢也宜哉而况乎少保公暨呂太夫人教
之有素而少宰公之家教又非一日也庶幾寬其壽
筭俾得終承侍尊章之志而因相茲文學底于有成
使凡我親舊閨闈有所矜式也不亦善乎無何天嗇
其壽若此耶余與文學爲骨肉姻親知孺人故悉聞

孺人喪不禁感悼之深也
昔內殿陳氏婦人對悉問
之其先夫嘗聞國本而休
養其家永存其志而休
之亦其先夫之志也非一
之日也無其其其
之而
容氣以皆願聖門之文谷
映闕里
聖在
聖在

益陽縣儒學補設先賢先儒木主文不

昔蘓軾撰韓文公愈廟碑有曰匹夫而為百世師一

言而為天下法斯言也唯吾夫子足以當之吾夫子

之道堯舜以來之道夫子則統乎聖聖之全以與天

地俱永者也人主自漢唐迄今莫不極推崇之典况

右文如我皇上者乎故聖門諸賢及歷代先儒凡

能遵守闡揚夫子之道者得從祀亦既幾經釐定典

綦重矣唯茲益陽儒學廢于兵火凡啓聖配祀諸儒

及十哲東西兩廡諸賢諸儒六賢名宦鄉賢三祠先

益陽 政在堂

哲木主殘毀無存其無存也不知始自何年小子闔
作吏於斯例得與二丁之祭見夫垣宇傾頽木主散
失心焉傷之凡姓氏稱謂位次悉請式於郡守咨訪
於鄰封折衷於典籍乃自節俸米庀材鳩工六閱月
而垣宇戶牖几筵木主落成諸先賢先儒始得各從
其位而列之使邑之後學來游學宮者庶幾思夫子
之道之大得聞遵守闡揚夫子之道者從祀非然者
不得與其或因以內省不欲自外于夫子之道未可
知也是則斯一事也祀典繫焉文教繫焉不敢不告
也

于夫子也夫子或不以小子涼德寡學而擯棄不許

也

告藺家舖橋神文

是橋也長沙孔道東連豫章達于江左西入貴竹及
滇池南朔遠倍之輶軒歲無虛郵傳行旅土著之夫
無日不有予承乏茲土橋圯甚怒焉傷之遂分祿米
爲之倡土人亦皆踴躍經營余乃親詣橋所奠吾神
犒吾工匠喜落成在望兼囑土人後此踵而葺之庶
幾久而不壞但得雨暘以時溪流不涸亦不濫所利
又寧獨橋哉土人謂余倡厥事咸以江公橋名圖請
余從其請易一字日江令橋得并告焉



